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㬉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上
坎下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

陽實陰虚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温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易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

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胡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惟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

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　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並易說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正蒙

漢上朱氏曰坎生於坤本乎地也故潤下離生於乾本乎天也故炎上叢說

新安朱氏曰朱氏問習坎程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未詳先生曰氣自下而上為是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語錄

東萊呂氏曰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

居陽中則為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衆中決无容身之地易說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

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盖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盖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學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以應物也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於卦上無加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

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脱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失之或者云本無習字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為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之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隸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

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並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辯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或問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竊謂易傳句句字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茍誠則赴湯蹈火无有齟齬一不誠

焉則出言吐氣亦不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三十里不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竄身於煙火之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知是否乞賜詳誨荅曰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別集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康節先生曰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觀物內篇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一作亨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以其剛中之才

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一作也坎以能行爲功　高不可外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無常何

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疑滯人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

通說(並易)

藍田吕氏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於坎也獨以習坎為名更試重險乃君

子所有事也流水之為物雖行險不礙其必下也君子之為德雖行險不失其必信也剛陷二隂之間而皆得中心亨者也剛中而習險往必有功也險非吉德而王公法天地以設險其取於險也大矣

龜山楊氏曰北方寒極而隂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而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其為物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内也誠孚於

中險不能陷故亨天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於陷而已故行有尚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徹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險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險亦有時而平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論之詳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為有孚維心亨有過物者必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止於高城深池在夫王公所設之如何爾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為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揜於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棖也欲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於有孚心亨之微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内其失則為罟擭陷阱而君子每慎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為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

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内則治教政刑外則

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

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

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

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一陽二陰在地為水水之流動陽

也其静陰也流動乎陰中者陽陷乎陰也陷為險

難八卦皆一字重坎加習然後盡險之象故曰習

坎此以兩坎言坎也坎自臨變初九之五坎為水九二兌澤決而流流而不出乎中不盈也凡水之流有物阻之然後盈流而就下則不盈不盈者中也初之五復為坎行險也行險而不出乎中五必應二不失其信也水必就下流濕萬折而必東有諸已之謂乎必曰習坎者惟習坎乃見其然君子動而不過臨難而不苟似之故辭曰有孚彖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此以卦變言坎之德

也心者中也二五也亨者自初之五陽得位而亨
水之流行雖處至險无所不通者亨也乃以剛中
而不變也君子之在險亦然身雖蹈難其心則亨
亦以剛中也初之五者往也剛得中而亨者往有
功也坎之道有尚乎此君子濟難出險亦豈離乎
剛中哉剛中者誠實也誠實則金石可貫水火可
蹈天地可動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
有功也此以卦變明處險之道也險者坎之用也

能用乎險則无惡乎險矣天地之大不可以去險況王公乎坎在上天險也天之所以險者震足止於下不可升也坎在下地險也地之所以險者艮為山坎為川半山為邱陵也坤在上國也五乾為王三為三公四為諸侯坤國而坎據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設險不唯城郭溝池兵甲之利綱紀法度人所不能踰者皆是所以法天地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此推明二五反覆以盡習坎之義也難生者險之時也用之以道濟天下之難者險之用也不知其時不得其用行之不以中反陷乎險中小則亡身大則亡國故夫子歎曰險之時用大矣哉在卦氣為大雪故太玄準之以勤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險釋卦名義不失其信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内實而行有常也往有功者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時用大矣哉極

言之而賛其大也本義　水流而不盈纔是説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説決定如此語錄

東萊吕氏曰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之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為易易說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易傳

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絶有習險之義焉德行教事非習不成也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洊至相仍而不絶故積習而為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盈科而進不舍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

故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為水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過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非方舟順風不能以濟也是以聖人制為刑法以治其小陳其甲兵以防其大有廉陛之峻以象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无非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戰而

禽滅蚩尤用此道也經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為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於是斯為常矣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為習矣

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豈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强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言坎者水也大象言坎者水流之坎窞也水流行不止至於坎矣復至於坎其行洊至有常習之象常德行習教事非一日之積如水洊至也二五正中德也震爲行坤順也爲民教順民者也常德行可以涉險習教事可以夷險易傳

新安朱氏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本義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惟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承剛而在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於坎窞凶窞坎中之陷處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

則初六不為坎窞之凶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本臨之六五自外入於初歷兩坎習重也故曰習坎窞坎底也道由正而行也君子處險當以正道乃可出險初六不正不能出險反入于重坎之底失道而凶也此何異學泅者不知與没俱出而溺死者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本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艱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未出中者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强上下俱隂求必見從故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隂在外有險也一陽閒乎二隂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搚於二隂之中不能无難也故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

小得而不至於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

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

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況无剛中之

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

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

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剛中而陷於二陰上有坎險居坎

而又有險者也動而有求五必應之五艮為手求

之象陰為小故小有得然未出乎險中其剛纔足以自濟易傳曰君子處艱難而能自保者惟剛中而已易傳

新安朱氏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本義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

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於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惟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

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三險且枕安於所未安也

龜山楊氏曰來則乘剛之則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故不可用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

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猶來往也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而不中履非其位不善處險者也往之於上則坎險之極五有艮木支倚而礙之險且枕也陸希聲曰枕閡礙險害之貌來而處

三在上坎之底入于坎窞也來坎也往亦坎也終无濟險之功故終勿用三下之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本義　問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也之往進退皆險也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

便如枕頭之枕 並語錄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

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實復以瓦缶為罌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

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説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

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

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并易傳　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

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它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趙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

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无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

必臣敬恪恭儉臣也則為臣之義以敬恪恭儉為主樽酒簋貳以儉為禮也缶踞之質者也至欽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缶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内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好勇猶云可也好貨好色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而孟子皆曰惟恐王之

不好也葢逆閉其塗而拒絶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熄矣故孟子啓其閉開其明使通内外庶乎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著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昬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之罍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為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牖之象也說者謂觸龍善因闇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虚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爲失禮亦由自牖納約其情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爲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他焉交際之道以誠為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葢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加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胥命未為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葢其信為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况屢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

際之道者主於習坎有孚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自初至五有震坎艮坤坎震酒也艮鼻震足坤腹樽簋之形皆有首鼻腹足而樽彝者有酒也有樽酒象而簋象亦具焉簋貳也貳副之也樽酒而簋副之燕饗之禮君臣上下剛柔相濟之時也三四坤為土為腹土瓿有腹缶也缶樸素之物質之象坤為闔戶坎艮為穴穴其戶傍通日月之光牖也明之象約者交相信四五相易而

後四應初五應二納約也約誠信固結之象六四柔而正九五剛中而正四五无應四非五莫之比五非四亦莫之承上下協力可以濟險故四當剛柔相濟也用質以交於上因五之所明以納其誠信則言辭易入險難易濟終无咎也四五相易宜有咎而易則五出險矣故終无咎終謂上六不動也易傳曰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易

行古人有行之者左師觸龍之於趙張子房之於漢是也非惟告其君如此教人亦然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

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晁氏曰一本无貳字今從之本義　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貳簋其實无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某穿鑿卻有古本若是强為一說无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陸氏釋文本象无貳字今從之　納約自

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路之正　問六四舊讀樽酒簋貳為句用缶為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納自牖之象又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

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釋文如此　不由戶而自牖以見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並語錄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宜音柢柢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柢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

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　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祗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功也往有尚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險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故坎不盈祗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漸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隂見揜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本臨初九往之五坎中而不盈雖不盈也有出險之理然九五下比六四所係者

狄四五相易中存而大毀是水不盈坎適至於平而止也出險之道在剛中正剛正則大中而未大幾可以出險故聖人惜之曰祇既平无咎而已祇適足之辭横渠曰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此所以為可惜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中未大者有中德而未大本義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問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祗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説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則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

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淵而盈則能出淵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易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於獄至於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

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為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陰處險之極乘剛宜其為所拘戮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重險之極无剛健之才終於陷而已矣猶之係徽纆而寘叢棘也无出險之才而寘叢棘可謂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凶之辭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者水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无分於東西然而萬折必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放乎四海注焉不滿泄之不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巽乎水而上水羸其瓶凶以動出為功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五祇既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六專取用險

之極非聖人之所尚三歳不得免而無恥由上失其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之文以近中爲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盖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叢棘爲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歳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

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如何有孚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兹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動成巽巽為繩坤坎為黑纆巽徽纆也巽木交坎為叢棘上六柔无出險之才處險極之時守正可也不當動而動則愈陷矣譬如有人陷於狴犴之中坐而省過雖上罪也不過三歲

得出矣妄動求出則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陷之愈深雖三歲豈得出哉係之寘之不得出也然險極必平巽木數三乾為歲凶三歲也初六可動而不能上六不可動而妄動皆失道也易傳 又曰易傳謂十為數極又十年不克征為終不可行而坎之上六三歲為終不得出若以始終言之上六終也若以三歲言之三非極數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問上六徽纆二字文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是否曰據釋文如此語録

東萊吕氏曰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隂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歳之久至於凶也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三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離上
離下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虚則為明義離為火火

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易傳

東萊呂氏曰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易說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一无為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

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德字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爲險爲水離爲明爲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盖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

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失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强力足與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强馬乾象也故坤之黄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黄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畜牝牛離中之隂即坤之隂也坎為馬脊坎中之陽即乾之陽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離麗也隂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隂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本義

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

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又喚作治　離字不合單用

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

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易說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

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離明而有所麗也火之為物麗於物而後見故離為明為麗離之二陽麗於一陰以為

明陽麗於陰正也重離之明皆麗乎正其文明其義正此所以化成天下也二柔皆中故利貞利貞故亨柔體故也牛順而畜於人牝又其柔者柔而麗於物故畜之吉

龜山楊氏曰離爲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未有无所麗而能有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重明合二體

言也上下一德麗乎正也明則誠矣故能化成天下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柔不中則茹不正則邪不足以有行矣故麗乎中正乃亨夫陰以順成為德柔麗中正順之至也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以為坎柔則无質麗乎陽中所以為麗重卦也故日月麗乎天在上者也言日月則星辰從可知

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也言百穀草木則山林川澤從可知也重明以麗乎正人道之離也人者天地之合也天一生水於北方水為精地二生火於南方火為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渾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是以離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是故或以言文明或以言物

化皆其象也至於言化成天下者又推其人道之相資而成功於久也畜牝牛吉何也曰乾為馬坤為牝馬坤為牛離為牝牛亦事象之宜也柔之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者六二也兼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爻之辭曰黄離元吉又從可知也牛者强力而順象六二之方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

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為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葢坎險難明而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為二五在人為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

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亨此畜牝牛吉之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自遯初六三變而成二五皆一陰而麗二陽物之情未有不相附麗者也柔必麗乎剛弱必麗乎强小必麗乎大晦必麗乎明故曰離麗遯一變六之三成无妄再變六之四成家人三變六之五成離自六之四言之離有坎日降而月升也自六之五言之坎復成離月降而日升也乾

為天故曰日月麗乎天自六之三言之有震巽震為百穀巽為草木乾策三十六坤策二十四震三爻凡八十有四百穀舉成數也坤為土故曰百穀草木麗乎土觀天地日月百穀草木附麗如此則萬物之情有不相附麗者乎此推原卦變以明離為麗之義也兩離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之象重明而不麗乎正則以察為明重明而麗乎正以之化天下成文明之俗矣初二三正麗乎正也

三爻在乾天之下有巽順服從之象化成也故辭曰利貞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舉成卦言離明之所麗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不麗乎中正則邪佞之道其能亨乎六居五柔麗乎中而亨也六居二柔麗乎中正而亨也言柔麗乎中正則二五舉矣中正者人之本心也天下之心必麗乎中正則重明而麗乎正化成天下也必矣故辭曰亨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此以二五言離柔之

所麗也兩者離之才也坤為牛順也六二以陰居陰為牝牛至順也畜養也以剛正畜養之成其至順而麗於中正則吉是亦柔之利也故辭曰畜牝牛吉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以内卦終言柔之所麗也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應易傳

新安朱氏曰離麗也釋卦名義柔麗乎中正以卦體釋卦辭本義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

也是宜畜柔順之物否先生曰然　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故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

不麗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為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益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正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為麗然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為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易說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先生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覽

惟大人能勉而繼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則无所麗兩而後有麗焉故曰明兩作離離麗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大明文王有聲之詩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說者謂上下為重明則五君也二臣也不得言重明麗乎正也謂先後為重明則前明已熄後明方來不得言繼明照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勛舜曰重華不害其為重明也惟文王武

王宣重光奠麗不害其為繼明也是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陳教則肆周之所以化成天下也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繼所遇之時異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曰放勛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離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

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非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兩作者麗乎明也鄭康成曰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堯舜禹文武之盛也兊有伏震離有伏坎震東兊西坎離南北照四方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作起也本義　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以謂之兩作葢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猶云水洊至習坎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

語並録頭

東萊吕氏曰彖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

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為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却是常事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易說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伊川先生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

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
一无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

附以剛處下物所願交非敬慎之甚何以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始與二比剛麗乎柔其履交錯然剛柔之際瀆亂生焉欲辟乎咎非敬不可能敬之道非剛而何

龜山楊氏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初在下以陽藉陰也二以陰麗陽故履錯然也錯然謂交錯也二以柔麗剛為文明之主錯然而不敬則上下紊矣能无咎乎故敬之然後无咎易說

無山郭氏曰初九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其意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與雍曰履下道也故為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獘敬所以救其獘也使文之獘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與易說

漢上朱氏曰遯艮為指指在下體之下為趾五來踐初履也初欲麗四交巽巽為進退故其履錯然

進退動則失正失正則有咎故敬之不敢動以辟有咎榮辱安危繫於所麗君子處離之始安其分義守正而已故无所麗是以无咎管寗逡巡於蒿萊之招王丹偃蹇於三公之貴以辟咎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

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為明不善用之則為炎上剛善用之則為正不善用之則為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說易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中正之徳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

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二陽來麗不失乎中中即本也

故曰黃離元吉

龜山楊氏曰黃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外者也

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為文明之主故曰黃離

元吉黃與黃中通理義同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

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畫

一卦之美其惟六二乎 易説

白雲郭氏曰離之六爻二五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黄為中之色而徳之至美者也美徳在中故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黄中之理有必至焉故言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 易説

漢上朱氏曰黄者地之中萬物必有所麗六二坤柔在下麗乎中而與五合一得中道也夫中者天地萬物之所共由天地之長久日月維斗之不息聖人之道亘古今而无斃者也六二得之故能守正而不遷乘剛而不懼抱明徳而獨照是以元吉

易傳

新安朱氏曰黄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

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惟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二以文明柔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元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髙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易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

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内外皆止兊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㝡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

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為樂惟鄭衛之音能令

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為樂不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　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衰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為德夭壽不貳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三陽過乎中日昃之象日昃之時明始退矣必至於没而後已處斯時也亦姑謀樂以待其終可矣不及時以自娱至於耋老則无及矣與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耋同義

龜山楊氏曰居下體之終前明將盡矣離為日故有日昃之象焉在人則死生終始之變也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夫缶常用之器也明者安常而處順故无常變昧此則大耋之嗟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位已過中故云日昃若不能與時進退不憂而樂其能忘大耋之嗟乎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

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雍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為日昃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於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為樂故此爻從衆言之血氣既衰之時使絶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

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偽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皷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顏子不以簞瓢陋巷為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為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皷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於衆人曰異之歌矣葢未能安之者也是以

孔氏之門皆无有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爲日在下昃也九三明盡當繼之際故曰日昃之離盛必有衰始必有終生必有死晝夜寒暑之變達人觀此知窮必有變乃理之常孰知生之可羡死之可惡吉凶泯矣故鼓缶而歌缶者常用之器歌之者樂其得常也九三離腹變坤爲缶艮手擊之鼓缶也兊變震而體離口舌動有聲成文歌也昧者不知變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近死戚嗟之憂不安於死則凶矣九三不變乾首巽白處明盡當繼之際大耋也八十曰耄九十曰耋離三爻乾坤之策九十有六故曰耋陽為大耋也大耋猶言大老三失應而憂嗟也夫日昃之光斯須入於地雖欲附麗何可久也是故君子頽然委順不以死生累其心巽為長巽變何可久也

新安朱氏曰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

是也本義　或問曰昃之離先生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

才鼓缶而歌則亦為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
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昊自然傾没雖
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易說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
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
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

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燄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其

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說易

藍田呂氏曰離之四五與坎相反坎之四五皆當位離之四五皆不當位剛柔不當位則剛必陵柔下必陵上不順之勢物所不容也離於下體其明再生故突如其來如物所不容不戢自焚故焚如死如棄如六五為四所陵不堪其逼然處尊居中不失王公之義物必助之故吉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炎上之性當繼明之時而嚴非其正則循沿不休流金焦山勢之必至也故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无善繼之道也古人善繼者如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是也无善繼之道則天下所同疾宜无所容矣故死如棄如然不言凶者凶不足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離互體之大過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慄慄危懼

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踰於斯矣自蹈禍機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恒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於進也必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正又處不當位不

善乎繼而求繼者也四之五成乾巽乾為父巽為子子凌父突也突字古文作倒字不順之子也凌突而往其能來乎言逆德也巽木為火焚如也火王木死死如也退復三充毁之其下反目而視棄如也言不容於内外者如此故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先儒謂古有焚刑刑人之喪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棄之易傳曰禍極矣凶不足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

其象如此無所容言焚死棄也本義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四以剛廹柔故有突來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　九四突如其來如自是一句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語錄

東萊吕氏曰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盖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强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易說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徳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一作虞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徳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

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履中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近君王公之位也位逼炎上而五乘之危難之勢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憂懼之至也然以柔順之資離之明達故吉唐之太宗敘建成元吉而以尉遲敬德持兵入侍可謂突如其來

如也高祖咈而拒之則禍不可測矣能无憂懼乎惟順而不違故卒成授受之美焉然太宗无死如棄如之禍者以其退就臣子之位而不遽進故不及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於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方其不得而為已憂也

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斯也人君之明徳莫明於斯也其為吉也亦孰大於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之吉庸君闇主何足以知之聖人慮學者不知戚嗟之明故又曰離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葢王公思欲相麗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與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目兊澤出涕也鄭康成曰自目出

曰渙巽為長沱若也五失位為憂戚也兊口嗟若也六五柔居尊位九四凌突故出涕戚嗟然有吉之道九四突五離王公則吉四五相易上離王位正也下麗三公用利也據正而用利以順討逆何憂乎九四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廹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本義

問郭沖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

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是否

先生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這兩句故人便取以為說恐不是如此於上下交不相通　六五介於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

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易說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

征以正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

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

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

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寛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有嘉折首服而舍之也獲匪其醜執訊

弗賓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離之終剛明之極也然以剛居柔无逸德矣王于出征用此道也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文明之極乃可有征若舜征有苗是也又曰離為甲冑為戈兵互體有兑兑為毀折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如胤征羲和是也夫當嘉會

之時而下有不麗於正者是宜有征尚且折首獲匪其醜者明黷武之戒也若是則何必用師乎益不得已而用之正邦故也故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於離明用師之時是宜發也洪範八政終之以師亦聖人之深意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而欲威强天下也哉益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已也

謂之出征正己而已必不得已而至於戰不過折獲非其善類者耳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葢非玉石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而已惟出於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麗極有不麗者焉上五相易六

以正行王用之以出征也上有剛徳而明故王用之兊毁折乾為首陽為美九五美之至嘉也言用之有功王嘉其折首書曰殱厥渠魁脅從罔治折首者殱渠魁也醜類也隂又為醜上六下應九三陽也陽非隂之類獲匪其醜也醜脅從者予王用出征非樂殺人也正其不附者所以正邦也離上三爻不正上五相易而正獨九四不正四諸侯位四正成坤土則邦正矣王肅易本曰獲匪其醜大

有功也疑今本脱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有嘉折首是句語録

東莱呂氏曰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

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四